

14

不会画画? 那就去发明摄影术吧

谈瀛洲

(一)

摄影术的发明者,一般都会说是法国的达盖尔,其实是有争议的。还存在着另外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由英国的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伯特(1800—1877)几乎在同时期开创。

塔尔伯特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巨富家族,有几位亲戚属于英国最富有的人物。但他父亲在他只有五个月大时就去世了,并且在那时候已几乎把家财挥霍一空,连祖宅拉考克修道院(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由古时候的一座女修道院改建而来)也被租出去用租金还债。幸运的是,他有一位聪慧能干又多才多艺的母亲伊丽莎白夫人。她在1804年再嫁给了海军上校查尔斯·菲尔丁,和他一起慢慢恢复了家业,并在塔尔伯特快成年时收回了拉考克修道院。她还给予了他很好的教育,并且常常带他去欧陆旅行,开阔他的眼界。

塔尔伯特文理兼长,后来在数学、植物学、希腊文、亚述楔形文字等不同学术领域都发表过许多论文,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

会员;还曾任国会议员,参与地方管理。但“百宝全书缺只角”,他有一个让他觉得十分遗憾的缺陷,那就是不会画画。这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缺陷,但他母亲很有艺术天分,并且把这种天分传给了他同母异父的妹妹卡罗琳。

1833年塔尔伯特带着新婚妻子康斯坦丝,去意大利旅行,在风光秀丽的科莫湖畔和家人会合了。康斯坦丝也会画画,于是就常常和卡罗琳出去写生,只有塔尔伯特被排除在外。懊恼的他想到了找科学来帮忙,用投影描绘器(camera lucida,又称明箱)把远处的景色投影到画布上,让他可以用画笔把轮廓描绘下来,但这样画出的画还是很糟糕。

这时塔尔伯特想到了这么个主意:光代表着能量,而能量能够作用于化学物质,使之发生变化。因此,能够利用化学的方法,让图像自己“画”在经过处理的纸张表面,长久地留存下来。

(二)

回到英国后,塔尔伯特就开始探索这种让物体自己在纸上留下影像的方法。他最早拍摄的照片,都没有用到镜片和暗箱(后来的所谓照相机,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暗箱),而是把要拍摄的物体直接放置在涂抹过对光线敏感的银盐的纸张上面,然后放到太阳底下去晒。植物的叶片,就是很适合用这种方法拍摄的物体。所以,在塔尔伯特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多是植物叶片的照片。

后来,他才开始把镜片装在小木盒子上,这样最初的照相机就诞生了。

再后来,他又研究出了用负片来印出多张正片的化学方法。这就是塔尔伯特和达盖尔发明的摄影方法的主要区别,用后者的方法只能获取正片,而且是唯一的。

塔尔伯特有段时间把他发明的摄影术称为“光画(photogenic drawing)”,因为对他来说,照片就是自然用光线自己画出的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记得,在光画刚被发明的时候,有好几个人说,它会损害艺术,因为它用机械的劳动,取代了才气与经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实情远非如此。在这件事情上面,和在许多其他事情上面一样,有足够的运用技巧与判断的空间。人们很难相信,曝光时间的长短不同,效果也会大不相同;通过定影过程中的变化,就能让整张照片带上或冷或暖的色调,或者是随意模仿晴朗或阴沉天气的效果。”

(三)

1844年,塔尔伯特开始系列出版有文字、有照片说明的《自然的画笔》一书。最终一共出版了6个分册,共包含24张照片。书中有多张照片拍摄了塔尔伯特深爱的祖宅拉考克修道院的各处景色。

《自然的画笔》一书中最出名的,也许就是题为《打开的门》的那张照片了。照片拍的是拉考克修道院马厩的一扇大门,采取的是三分法构图:左边三分之一弱是阳光明照下的马厩的石砌外墙,上面攀爬着古藤,因年代久远而充满了沧桑感;中间三分之一强是马厩半开的木制大门,光线斜斜地掠过



一画开天·龙湖画卦

黎明未分,淮阳龙湖像一面从天上垂落的铜镜,平躺在黄淮平原的胸膛。风来,水气与炊烟相缠,乳雾如纱,先裹住伏羲陵三十六级石阶,再裹住范文正手植的万株柳,最后裹住东坡三度系舟的柳阴。水禽惊梦,拍翅之声仿佛自上古传来,将《陈风》里的“宛丘”二字抖落龙湖水面,化作荷叶上滚滚露珠。

伏羲陵前的蓍草园,叶脉如篆,指尖轻抚,犹觉千年余温。相传太昊于此“仰观俯察”,一画裂混沌,阴阳自此判。龙湖深处,龙山黑土中仍存蓍草花粉与龟甲灼痕;湖风掠过,仿佛又现当年“画卦台”上那株青草的颤动。

弦歌七日·范堤柳影

鲁哀公六年,孔子自卫如陈,绝粮于蔡陈之郊。弟子有愠色,夫子鼓琴而歌《猗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陈侯闻之,辟城西高台临龙湖,使居之,后人因名曰“弦歌台”。

自此,陈人知学,家弦户诵,龙湖波心长留一阙清音。

天圣九年,范仲淹以言忤太后,出判陈州。十三年,黄河决商胡,浊浪压淮阳。范文正单骑入龙湖,解袍为旗,书“先忧后乐”四字,募夫三万,三十九日堤成。民号“范公堤”,植柳万株。堤成,奏修学校,建“文正书院”,手书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自此龙湖柳色与书声相和。

荷雨三渡·龙湖照影

熙宁四年,苏轼自汴京贬杭,舟过陈州,特来视弟。是日也,龙湖细雨如丝,新荷乍展。兄弟对坐篷窗,一盏清茶,两卷黄庭。东坡指湖山为纸,风雨为墨,写下“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供朝昏”。诗成,雨歇,“苏亭莲舫”四字遂刻龙湖青壁。夜宿湖亭,梦荷腹老翁以蓍草示“水”字,醒记《龙湖草草》,自此龙湖多了一重墨香。

淮阳记·龙湖荷雨三千年

邵文杰

七月既望,龙湖孟兰。酉时鼓三震,万灯齐放:莲形、鱼形、鹤形、龙形,内燃青油,外覆碧纱。灯面小字:“照见先灵,早生净土。”“照见稼穡,岁岁丰登。”“照见斯人,万里归舟。”灯阵十里,如龙卧龙湖波心。我置灯一盏,书:“愿后来者,再闻笛,再画卦,再筑堤,再放灯。”灯随波去,与庆历铜灯并肩,两焰交辉,隔世相照于龙湖。

龙湖深处,文化层累:9.5—8.1米 龙山黑土,蓍草花粉,龟甲灼痕;7.2—6米 岳石褐土,蚌镰石镞;5—4.5米 西周灰土,铜鱼贝币;4—3.2米 汉唐绳纹,青瓷瓦当;3—1.8米 宋明砖瓦,苏范手泽;1.5—0.8米 近代淤沙,铁炮瓷碗。一页页龙湖地层,一部部无字淮阳史。

龙湖不言·星河长照

西冷印社社员李中华,藏端硯

一方,背镌“雪堂”二字,冰纹藏血丝。二十七世传藏,遇潮则纹现,人谓苏公泪痕。龙湖堤南书屋,四面皆窗,风荷入室。石案古砚,壁嵌《三渡图》《筑堤图》。每孟冬扫叶煎茶,讲《易》说《禹贡》,童子环坐,龙湖荷影映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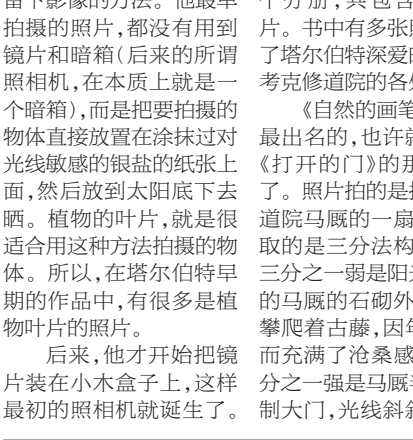
东方既白,淮阳作家墨白兄忽至龙湖舟前,横笛三弄,曲罢掷笛入湖。笛沉不没,化一茎新荷,亭亭立于波上。墨白兄拱手,亦乘风踏浪而去,唯留龙湖荷影袅袅。

晨别淮阳,折龙湖蓍草三茎。堤柳低垂,雁阵横空。我书《归鸿帖》:

“龙湖万顷,历八千载,风荷柳雨,俱成文章。今我辞湖,湖亦辞我。然淮阳湖水入淮,淮入河,河入海,海上升明月;月照我,即照龙湖也。湖中有我,我中有湖,纵隔山岳,终同星光。”

帛雁投空,与北雁合一,化星而没于淮阳之上。舟人鼓柁东去,我独立龙湖堤上。舟空,湖空,天亦空。唯淮阳水声潺潺,似诵《易》终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将残砚置龙湖堤柳之下,覆以荷叶,任其日晒雨侵。数十年后,当柳根抱砚,砚石生苔,苔纹或成卦象,或成笛孔,来者可读,亦可听。

龙湖不言,而万象已备;星河长照,而光永不磨。淮阳龙湖如镜,照见古人,亦照见来者;照见伏羲一画,孔子弦歌,范公奋锄,东坡醉墨;照见我,亦照见你。



在舟山市的定海古城中,我骑着共享单车来到了金性尧故居。故居铁门紧锁,除了墙上的说明牌,与其他民房没什么两样,丝毫看不出当年金家大屋之“大”来,只能遥想昨日的辉煌了。这是金性尧16岁之前生活过的地方,之后他随家人定居上海。但定海古城出了金性尧,算是文化史上浓重的一笔。

我硕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的掌故学家瞿宣颖(即瞿兑之、瞿蛰园,1894—1973)。恰好读到金性尧的《人生几回伤往事》以及周劭(周黎庵)的《瞿兑之与陈寅恪》两文,都是写瞿宣颖的珍贵史料。我开始关注金性尧和他的师友们:瞿宣颖、周劭等,并系统阅读金性尧,作为对掌故学的补充。

金性尧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名列《古今》杂志的重要作者之一,署名:文载道。《古今》的主编是周劭,特约撰述是冒鹤亭、瞿宣颖、周作人、徐一士。其中金性尧、周劭在新中国成立后,同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工作,金性尧是第二编辑组(选注研究著作组)副组长,周劭是编辑;而瞿宣颖(此时已改名为瞿蛰园)也为中华上编外聘做特约编辑工作。

金性尧能诗擅文,于1936年刚满20岁时,就在《小日报》连载专栏“屠嚼论谈”,在《铁报》发表系列旧

体诗作品《旧诗新钞》。早年写杂文、散文,越写越学周作人,改革开放后以文史随笔为主,形成独特的文风。他学问驳杂,行文充实,不在于某个句子写得是否漂亮,也不在于某处史料多么独家,而是其行文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实能自洽,读来舒适。其《三国谈心录》《炉边话明史》《炉边话清史》,可谓三国、明清掌故的微型百科,颇有趣味。

与他的师友们不同的是,金性尧曾与鲁迅先生通过四封信,并将鲁迅先生的四封回信都捐了。他始终喜欢戏曲曲艺且有家乡情结,曾大谈麒麟童(周信芳)的艺术,还写过两篇弹词开篇:《宝山全营殉城》《台儿庄大捷》,并在1938年就写过与故乡舟山有关的《关于鲁王及舟山》,尤其有篇《故乡的戏文》,谈及乞丐“唱新闻”、民间耍傀儡戏、唱四明文戏——又称“宁波滩簧”“花鼓戏”,还有唱昆腔的宁波班,唱越剧的鸟班,服饰褴褛、乐器简陋的台州班,能在都神殿里唱京剧的徽班(京班)……并直言:“我讨厌小丑的轻薄猥琐,但对于老生的道貌岸然,同样地缺少亲切之感。我所欢喜的还是抡板斧的黑旋风、持长矛的张三爷,可以令人放胆交手。”此处话

里有话,颇有鲁迅《社戏》之遗风。只能望穿粗鲁人,不敢交际伪君子,但真面对张飞抡板斧时,又是另一种心态,这可能是读书人的难过之处吧。从写作者的角度讲,金性尧晚年文章偏于松弛、不较劲,有一说一,不逼着自己非得写出个花儿来,而是盖一座文史大厦。这使得他年过八旬仍能持续写作,愈战愈勇,劲儿不大,但一直有。

金性尧的几位师友中,瞿宣颖长一辈,金性尧与周劭、王勉同龄。他们都饱受时代与命运的摧残,但都坚持在逆境中留下传世之作。他们驾鹤西游的先后顺序为:瞿兑之、周劭、金性尧、王勉。这其中的后逝者大都写了文章纪念先行者。周、金纪念瞿,金纪念周,王纪念周、金,可谓“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金性尧在纪念瞿宣颖的《人世几回伤往事》一文中说:“他曾经送过我一把画梅花的折扇,字由潘伯鹰先生写,可谓双璧。”但愿这把折扇尚在人间。

现如今,金性尧的作品先后结集为《金性尧全集》《金性尧集外文编》和《金性尧集外文补编》,三套书都配有索引,编印得十分精良。参照钟叔河先生主编的《周作人文类编》,我觉得也应将他们的文章分门别类整理出版,更能看清其学养和知识谱系,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埃,提灯则象征着开明与智慧。

这幅照片包含了摄影艺术的一些主要元素:有光影的交替,有焦内的清晰与焦外的模糊造成的景深感,有被摄物体所附带的象征意义。这个不会画的人,终于通过摄影成了一名艺术家。

编者按:每段旅途的风景里,最动人的或许不是山川湖海的轮廓,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相遇:是青旅里分享故事的背包客,是市集上教你挑水果的摊主,是暴雨中递来一把伞的陌生人……那些在路上的遇见、感动与成长,都值得被记录。

“大家好,我是常住在上海的老北京”,这是我每一期视频的开场白。我是一位日更短视频博主,从三年前开始,每天晚上十点后后会发一期视频,和粉丝分享我最近的生活。但是这句开场白其实不完全正确,我是老北京,九年前搬到上海,但常态是四处出差。嗯,家在上海,人在旅途。

我有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出差,工作完成之后,如果时间允许,我都会再在当地停留三四天,探索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也不会浪费刚倒过来的时差。当然这部分费用需要我自己掏腰包,所以我一般会选择青年旅舍,一是因为便宜,二是在公共区域认识有趣的人。我曾经在赫尔辛基的青旅碰到过一位从未到过中国,但是会说中文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他的中文完全是在网上自学的!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青旅,我安慰过刚失恋的希腊姑娘;在墨西哥坎昆的公共餐厅,我遇到了后来带我去看失落的神庙的墨西哥司机;在西藏的青旅,我结识了一起搭车尼泊尔的中国背包客……因为是工作之后入住,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西装笔挺地来到青旅的前台办理入住,面对前台诧异的目光,我总是用那句经典的话为自己开脱“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作为一个“背包客”,我最痛恨的就是托运行李,不光下飞机之后要站在行李转盘旁边浪费时间,而且还要承受行李丢失的风险。所以我出差的标配是一只50L的驼包,我会把所有需要的东西背在身上,哪怕是2018年去南极的行程,我也把所有的行李收纳在这个背包里。但是因为航空公司不同的政策,有时候,我的背包作为登机行李会超重。记得有一次在法兰克福,碰到了一

位非常尽职尽责的登机柜台员工,她坚持我的登机包的重量要控制在7公斤以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微微一笑,然后打开行李,把厚衣服一件一件地穿在身上,然后往口袋里塞满充电宝电源线和洗漱包,最后在大家一脸诧异的注视下,带着符合规定的驼包、满身的大汗和来之不易的登机牌,离开登机柜台走向安检区。

写这篇文章的间隙,我打开航旅纵横,我的累计里程停留在了1250091公里。回想起来,这125万公里的旅行,最危险的一次,应该是2016年8月20日在加拿大航班,我一个人在山区徒步的时候,碰到了熊妈妈带着熊宝宝觅食。这也是我在班夫能想到的最危险的情况,如果它认为我会威胁到她的孩子,后果不堪设想。非常幸运的是,熊妈妈认为我是个好人,转身带着小熊向反方向继续吃野果子去了。无独有偶,2018年10月1日,在俄罗斯堪察加,我又一次在200米的距离看到了一只棕熊,但是这次的情况没有那么危险,我参加的是一个安保措施非常完备的旅行团。

旅行中除了危险和刺激,也会有感动的瞬间。2017年5月1日,在墨西哥梅里达,我搭乘城际大巴前往奇琴伊察,无意间瞥见司机在挡风玻璃上挂了一只婴儿鞋。我用西班牙语问司机为什么挂一只鞋在这里,司机骄傲地说,这是他小时候穿过的,现在小家伙已经会叫爸爸了。在那一刻,我看到他眼里的光,也看到了塞满整个车厢的幸福。

相比于传统的旅游,我更喜欢带着自己的驼包,漫无目的地在世界各地瞎转转瞎看看,上海话叫“望望野眼”。相比于去名胜古迹和各种景点打卡,我更希望暗暗地融入当地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的喜怒哀乐。

因为生活,重在体验。

十日谈

遇上了一对去看父母的留守儿童,再没有比亲人久别重逢更让人高兴的事了!